

# 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持续发酵

## 多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

6月9日23时30分许,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中毒死亡。4名死亡儿童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5岁,系兄妹关系。

据茨竹村村支书高华成介绍,儿童的母亲因家庭纠纷,于2014年3月外出,父亲张方其今年3月外出打工,至今联系不上。

同村的村民张启付是第一个发现4兄妹出事的人。事发当晚,就在他们家旁边修房子累了的他正靠着摩托车在休息,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他忽然听到张方其家房子方向传来“呼、呼”的声音。“我当时以为是有野猪,就拿着电筒跑过去看,结果就看到一个孩子倒在地上,正在抽搐。”张启付说。

发现情况不对后,张启付赶紧打电话

记者11日来到孩子们的家看到,这是一栋位于路边的3层小楼,一楼基本空置,二楼一个房间凌乱地摆放着沙发和电视,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堆着3麻袋玉米,大概有1000来斤,还有一个房间放着一些腊肉。三楼是4兄妹住的地方,记者在这里发现一个木桶,其中盛着玉米饭,地上还晒着四季豆。房屋后面有一个猪圈,里面养着2头猪。

高华成告诉记者,孩子们的母亲任希芬在2014年3月外出去向不明,父亲今年3月外出打工。这栋3层楼房修建于2012年,“大概花了十几万,可能是他以前在海南打工赚的钱”。

孩子的姑姑张方友说,孩子们出事的

记者采访了解到,4兄妹在家暴的环境里成长,性格孤僻。而在母亲出走不知去向,父亲也外出打工后,性格孤僻的几兄妹就如同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之上。村里人的印象里:“这家人虽然生活在村里,但跟不是这个村的一样。”

村民们普遍反映,4兄妹前些年遭受过很严重的家庭暴力,导致“性格很孤僻”。孩子们的姨婆潘玲告诉记者,张方其有一次殴打老大,把左手臂打到骨折,右耳朵撕裂。2012年8月16日,老大离家出走十几天,被找回家后,母亲脱掉了他所有衣服,罚他裸体在天台的大太阳下晒了2个多小时。“那天是田坎乡集市第一次开市,所以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潘玲说。

张方其夫妻也经常吵架,打架。2014年3月,张方其夫妻二人因事激烈争吵,后演变为打架,任希芬被打伤送到乡卫生院输液。当时孩子们就在旁边。此后,任希芬离家出走。

孩子们在离家1.5公里左右的田坝小

村民反映,孩子平时有零花钱,“有时他们会看到他们在小卖部买东西”。孩子的姨婆潘玲说:“今年4月张方其给孩子们的钱里汇了700元钱,第二天就被娃娃取走了。”高华成称,张方其和老大大在2012年已纳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毕节市是我国的经济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现象普遍。2012年,5名留守的流浪儿童被闷死在垃圾桶里。事后,毕节宣布每年拿出6000万元设立关爱留守儿童基金。

记者在茨竹村采访了解到,4名儿童在父亲外出打工后,独自居住在2011年修建的3层楼家中。潘玲说,平时孩子食宿自理,家中尚余1000多斤玉米和50多斤腊肉。张方其今年4月为孩子汇款700元。村民们称,孩子们家并不缺东西,吃的穿的都有,主要是没有人来安排,没有人照顾和关心。

老大以前曾有过轻生的行为,但并未引起重视。孩子们的二爷爷张仕贵说:“老大被打得厉害了,就叫嚷着‘喝敌敌畏,跳河’,有一次出去跳河,被旁边的金沙县的

报警,并且拨打了120。随后,乡卫生院医生和警察赶到现场,破门而入,将孩子送去抢救,但孩子们的生命还是没有救回来。

在村民们的描述里,4兄妹基本不出门,不仅不跟村里的大人打交道,也不跟村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事发当天,村里并没有发现兄妹们有什么异常情况,跟以前一样,都是关着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

房间里能看到他们最后一顿饭是玉米饭和酸菜做的汤,还有一个食物已经无法辨认出来。记者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些黑豆和大蒜,还有一些呕吐物。

事发现场,还能看到这些孩子在事发前把自己的作业本、笔袋子、笔还有课本都烧了。

在兄妹们辍学后,乡干部和学校教师前后6次去动员回校上课。田坎乡政法书记胡海峰说,他5月13日第二次到他们家时,听到孩子在里面跑,但怎么敲都不开门。“我只好找到孩子二爷爷,请他随时注意到孩子情况,还叫周围的两个小孩多找他们玩。”

然而,这些并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学读书。老大的班主任杨小琴说,他在班上成绩中等,“性格很内向,不论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一言不发”。偶尔不来上课,他会叫妹妹或者同学来请假,有时候妹妹们会跟着今年读6年级的老大一起不来上课。

今年3月,张方其外出打工,但并没有请人帮忙照顾孩子,只是在离开前给孩子办了一张银行卡,放在老大身上。从此之后,4兄妹包括最小5岁的妹妹在内,不仅生活要全部自理,还要养家里的两头猪。

孩子们的二姑姑说,张方其就是性格比较冷的人,在村里遇到时“你给他打招呼他就应一下,不打招呼就不说话”。

张方其外出打工后,4兄妹辍学。此后兄妹们就好像与世隔绝。村民肖文英说,有时路过他们家门口时,听到里面有声音,但一敲门,就什么声音都没了,也不开门。周围的村民说,白天很难知道他们兄妹在不在家,因为门都是关着的。只有晚上开灯或开电视机时,才知道有人在家。

派出所发现送了回来。”

警方披露了大儿子张启刚留下的一份简单遗书。遗书大概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记者采访了和张启刚经常一起上学的同学,他算得上是和张启刚说话最多的人了。据他描述,张启刚平时虽然话很少,但同学如果惹急了他,他发起怒来挺厉害。平时他都有钱给妹妹们买零食吃,但妹妹们好像还是比较怕他。他去过张启刚家里,按他的说法就是那个家没法待,散发着一阵阵臭味,东西也很乱。

长期关注贫困地区儿童问题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大多数外出务工父母生活的环境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或者是他们无力在城市抚养孩子,留在农村又无人照顾。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儿童的心理关爱尤其缺少,应引起高度重视。

深夜悲剧

辍学在家

家暴孤独

缺爱之殇



图为4名死亡留守儿童生前居住的房屋内景



### 追责:多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

据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网站消息,七星关区4名儿童服食农药自杀身亡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

毕节市和七星关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待调查结

### 母亲吐露心声:“愿我家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任希芬坐了一天的汽车,12日上午从广东回到了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她说:“打死我都要回来看看娃娃。”

但对一年多没有孩子任何音讯的任希芬来说,再见即是永别。她的4个孩子,9日晚在家中服农药中毒死亡。

“她几乎一天都在哭。”陪伴任希芬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2日晚,情绪略微稳定的任希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001年,18岁的任希芬与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村民张方其结婚。当年,他们的大儿子小刚(化名)出生,随后几年,夫妻俩的3个女儿相继出生。

好好读书,是任希芬对孩子们最大的期望。“我没有文化,连名字都不会写。我想他们把书读好,不要像我一样,过的生活那么辛苦。”她说,为了鼓励孩子读书,她将考试成绩分为80分以上,90分以上和100分3个等级,给予不等金额的零花钱奖励。

小刚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任希芬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他小时候很可爱,大家都喜欢他”。任希芬说,每天看着他笑嘻嘻地拿作业来做,做完后才去玩,这个时候自己最高兴了,“娃娃读书的样子最乖”。

在茨竹村,很多孩子早早地承担了家庭责任,小刚也不例外。放学回家,小刚会淘米煮饭,照顾好3个妹妹。平时只要有时间,小刚都会跟着妈妈下地干农活,“家里随便什么活,叫到他都会去做。但只要他在读书,我就什么都不让他干”。

婚后几年,任希芬和张方其的感情出现裂痕,经常会为家庭纠纷产生激烈的争

束后,将视情节对七星关区田坎乡分管教育的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胡海峰,七星关区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田坎小学校长曾兴玉,田坎乡茨竹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七星关区驻田坎乡茨竹村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组长钱波,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杨小琴作相应的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执,对此,任希芬强调是“被打”而不是“打架”。为此,任希芬离家出走。

她说,因为害怕回家被打,“走的时候都没敢去看娃娃”。到广东揭阳打工后几天,任希芬给张方其打了个电话,张方其叫她“回家来离婚”。4个孩子也轮流和她说了话,她说:“你们要乖乖的,我过年要是能回来就来看你们。”

从此,任希芬再没有孩子的消息,一直以为张方其在家带着孩子,“张方其的电话打不通了,开始是关机,后来就是暂停服务”。她在揭阳的五金厂、玩具厂打工,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但从没有给孩子汇过钱,“找不到熟人可以带钱给娃娃,自己要生活,要租房子,治病也花了一些钱”。

“害怕被打”,是任希芬对自己不与家人联系的解释。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一睡觉就梦见张方其拿木棍来打我,眼前随时有这样的影子”,自己很想回去看看孩子,但是害怕被打就从未敢去。同样,她眼前也经常会出现4个孩子的样子,担心孩子在家没吃没喝,“经常想着想着就哭,在外面没有过过一天踏实的生活”。

4个小孩服农药死亡消息在网上曝光后,任希芬的老乡读给她听,她才知道家里出事了。“我心里很难过,我要回家去看看。”她说,“孩子生前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次无论怎样,冒着生命危险我都要回家来看一眼。”

任希芬说,如果能再有一次机会,拼了命也要把孩子安顿好,“愿我家的悲剧不要再发生,父母如果在身边照顾娃娃,好好开导他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